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安娜卡列妮娜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时代文艺出版社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妮娜

(下)

王颖波 译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下)

主编：余进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52)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2001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87-1865-6/1·1759

定价：527.00元

一七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到他的寂寞的房间，不禁回忆着宴间和宴后的谈话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到宽恕的那番话，只是唤起了他恼怒的心情。基督教的训诫是否适用于他的情况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不是可以轻率谈论的，而且这个问题早就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否定了。在所有的话里，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的是愚笨的、温厚的图罗夫岑的这句话：他的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要求他决斗，把他打死了。大家显然都有同感，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

“但是事情已成定局，想也无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于是除了眼前的旅行和他的调查工作以外，再也不想别的什么，他走进他的房间，问那送他进来的守门人他的仆人到哪里去了；守门人回答说仆人们刚刚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拿茶来，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旅行路程。

“两封电报，”返回来的仆人说。“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接过电报，拆开来。第一个电报是通知已任命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位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扔下电报，微微涨红了脸，立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Quos vult perdere dementat，”他说，Quos就是指那些对于这个任命应负责任的人。他倒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显然被人忽略了而懊恼，而是因为那个油嘴滑舌的吹牛大家斯特列莫夫是比谁都不胜任这个职务，这点他们竟没有看出，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他们怎么会看不到由于这个任命他们毁了他们自己，损害了他们的 prestige 啊！

“又是这一类事情吧，”他痛心地自言自语，一面拆第二封电报。这电报是他妻子打来的。用蓝铅笔写的她的名字“安娜”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得到你的宽恕，我死也瞑目，”他阅读着。他轻蔑地笑了笑，扔下了电报。他开头想，这无疑是诡计和欺骗。

“她什么欺骗的事都做得出来呢。她快要生产了。也许是难产吧。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呢？要使生下的孩子成为合法的，损害我的名誉，阻碍离婚吗？”他想。“但是电报里面有这样的字句：我快要死了……”他又读了电报，突然电报里的字句的明白明白的意义打动他了。”假如是真的呢？”他自言自语。“假如真的，她在痛苦和临死的时候诚心地忏悔了，而我，却把

这当作诡计，拒绝回去？这不但是残酷，每个人都会责备我，而且在我这方面讲也是愚蠢的。”

“彼得，叫一辆马车。我要回彼得堡去，”他对仆人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定回彼得堡去看妻子。要是她的病是假的，他就不说一句话，又走开。要是她真是病危，希望临死之前见他一面，那么如果他能够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赶到的话，他就宽恕了她；如果他到得太迟了，他就参加她的葬仪。

一路上他没有再去想他应该做的事。

带着在火车上的一夜所引起的疲劳和不清洁的感觉，在彼得堡的朝雾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车驰过空寂的涅瓦大街，他直瞪着前方，不去想那等待着他的事情。他不能够想这个，因为一想象到将要发生的事，他不能够从脑中驱除掉这个念头：她的死会立刻解决他的困难处境。面包店、还关着门的商店、夜里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人，一一在他眼前闪过，他注视着这一切，竭力使自己不去想等待着他的事情，不去想那他不敢希望，却又在希望的事情。他乘车驰近台阶。一部雪橇和一辆马车停在门口。马车夫在座位上睡着了。走进门口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象从脑子的深远角落里掏出了决心，核对了一下。那决心就是：“假如是假的，那么就一言不发地予以蔑视，一走了之。假如是真的，就做到适如其分。”

看门人不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按铃就把门开开了。看门人彼得罗夫，另一个名字叫卡皮托内奇，穿着旧外套，没有系领带，穿着拖鞋，看上去很奇怪的样子。

“太太怎样了？”

“昨天平安地生产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站住了，变了颜色。他这才清楚地领会到他曾多么强烈地渴望她死掉。

“她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用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坏呢，”他回答。“昨天举行过一次医生会诊，这时医生也在。”

“把行李拿进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听说还有死的希望，就感到稍稍安心了，他走进了门厅。

在衣架上，挂着一件军人的外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了，问：

“什么人在这儿？”

“医生、接生妇和弗龙斯基伯爵。”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里面的房间。

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听到他的脚步声，接生妇戴着有淡紫色丝带的帽子从她的书房里走出来。

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由于死的迫近而不拘礼节了，一把抓住他的手，拉着他向寝室走去。

“谢谢上帝，您回来了！她不住地地说着您，除了您再也不说别的话了，”她说。

“快拿冰来，”医生的命令的声音从寝室里传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她的卧房。

弗龙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掩着脸，在哭泣。他听到医生的声音就跳起来，把手从脸上放下，看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见到她的丈夫他很窘，又坐下去，把头缩进肩膀中间去，好象要隐没的样子；但是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立起身来，说：

“她快要死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我听凭您的处置，只是请让我在这里……不过，我听凭您处置。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弗龙斯基的眼泪，感到了每当他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心头就涌现的慌乱情绪袭上心来，于是把脸避开，他急急地向门口走去，没有听完他的话。从寝室里传来安娜在说什么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好似很快活，很有精神，带着异常清晰的声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寝室，走到床边。她躺在那里，脸朝着他。她的两颊泛着红晕，眼睛闪耀着，她那从睡衣袖口里伸出来的小小的白皙的手在抚弄着绒被的边角，扭绞着它。看上去好象她不但健康，容光焕发，而且处在最快乐的心境中。她迅速地、响亮地以异常准确的发音和充满感情的语气说着。

“因为阿列克谢——我是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两人都叫阿列克谢，多么奇怪而又可怕命运，不是吗？）——阿列克谢不会拒绝我的。我会忘记，他也会宽恕我……可是他为什么不来呢？他真是个好人啊，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呢。噢，我的上帝，多苦恼呀！给我点水喝吧，快点！啊，这对于她，对于我的小女孩可有害呢！啊，那么也好，就把她交给妈妈吧。是的，我同意，这样倒也好。他要来了，看见她会不舒服哩。把她抱走吧。”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来了。他在这里！”接生妇说，竭力引她注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啊，真是瞎说！”安娜继续说，没有看到她丈夫。“不，把她给我吧，把我的小女孩给我吧！他还没有来呢。您说他不会宽恕我，那是因为您不了

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也很困难呢。他的眼睛，我应该知道——谢廖沙的眼睛就和他的一模一样——我就是为了这缘故不敢看它们呢。谢廖沙吃饭了吗？我知道大家都会忘掉他。他不会忘掉。谢廖沙得搬到拐角的房间里去，要 Mariette 和他一道睡。”

突然她畏缩了，静默了，她恐怖地把手举到脸上，就象在等待什么打击而在自卫似的。她看到了她的丈夫。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列克谢，到这里来吧。我要赶快，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马上就要发烧，我又会糊涂了。现在我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皱着眉头的脸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竭力想说什么，但是他说不出来；他的下唇颤动着，但是他还是拼命克制他的激动情绪，只是不时地瞥她一眼。而每当他瞥视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她的眼神带着他从来不曾见过的那样温柔而热烈的情感望着他。

“等一等，你不知道哩……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好象要集中思想似的。“是的，”她开口说，“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不要认为我很奇怪吧。我还是跟原先一样……但是在我心中另有另一个女人，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却又忘不掉原来的她。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是整个的我。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知道我会死掉，你问他吧。就是现在我也感觉着——看这里，我的脚上、手上、指头上的重压。我的指头——看它们多么大啊！但是一切都快过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宽恕我，完全宽恕我！我坏透了，但是我的乳母曾经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者——她叫什么名字？她还要坏呢。我要到罗马去，在那里有荒野，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任何人了，只是我要带了谢廖沙和小女孩去……不，你不会宽恕了！我知道这是不可宽恕的了！不，不，走开吧，你太好了！”她把他的手握在一只滚烫的手里，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推开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情绪的混乱越来越增长，现在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已不再和它斗争了。他突然感觉到他所认为的情绪混乱反而是一种幸福的精神状态，那忽然给予了一种他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新的幸福。他没有想他一生想要恪守的、教他爱和宽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但是一种爱和宽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他跪下把头伏在她的臂弯里（隔着上衣，她的胳膊象火一样烫人），象小孩一样呜咽起来。她搂住他的光秃的头，更接近他，带着夸耀的神情抬起她的眼睛。

“那是他，我知道！那么宽恕了我吧，宽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

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开？……啊，把我身上的这些皮外套拿开吧！”

医生移开了她的手，小心地让她躺在枕头上，用被单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卧着，用闪光的眼睛望着前面。

“记住一件事，我要的只是宽恕，除此以外，我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为什么不来？”她转脸向着门口，朝着弗龙斯基说。“来呀，来呀！把你的手给他吧。”

弗龙斯基走到床边，看到安娜，又用手掩住脸。

“露出脸来，望望他！他是一个圣人，”她说。“啊，露出脸来，露出脸来呀！”她生气地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他的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拉住弗龙斯基的手，把他的双手从他的脸上拉开，那脸因为痛苦和羞耻的表情显得十分可怕。

“把你的手给他吧。宽恕他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手伸给他，忍不住流出眼泪。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把我的腿拉拉直吧。哦，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呀，一点也不象紫罗兰，”她指着壁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时候完结呢？给我点吗啡吧。医生，给我点吗啡吧！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

主任医生和他的同事都说这是产褥热，这种病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救的。整天发烧、说胡话，昏迷。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了知觉，几乎连脉搏也停止了。

随时都会死亡。

弗龙斯基回家去了，但是早晨又来探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前厅迎接他，说：

“请留在这里吧，她也许会问到您的，”于是亲自领他走进妻子的卧室。

到早上，她又兴奋和激动起来，思想和言语滔滔如流，末后又神志昏迷了。到第三天又是一样，医生说还有希望。那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弗龙斯基坐着的卧室，关上门，面对着他坐下。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弗龙斯基感到快要表明态度了，这样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什么都不明白。宽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但是相信我，在我是更痛苦。”

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拉住他的手，说：

“我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表明我的感情，那种指导过我、

而且还要指导我的感情，这样您就不至于误解我了。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我不瞒您说，在开始的时候，我踌躇，我痛苦；我自己承认我起过报复您和她的愿望。当我接到电报的时候，我抱着同样的心情回到这里来，我还要说一句，我渴望她死去。但是……”他停了停，考虑要不要向他表白他的感情。“但是我看见她，就宽恕她了。宽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义务。我完全宽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连衬衣也给他。我只祈求上帝不要夺去我的这种宽恕的幸福！”眼泪含在他的眼睛里，那明朗的、平静的神色感动了弗龙斯基。“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使我遭到世人的耻笑，但是我不抛弃她，而且我不说一句责备您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我的义务是清楚规定了的：我应当和她在一起，我一定要这样。假如她要见您，我就通知您，但是现在我想您还是走开的好。”

他站起身来，呜咽打断了他的话。弗龙斯基也立起身来，弯着身子、没有把腰挺直，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感情，但是他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崇高的、象具有他这种人生观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情感。

一八

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谈话以后，弗龙斯基就走上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他应当步行还是坐车到什么地方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被剥夺了涤净他的屈辱的可能。他感到好象从他一直那么自负和轻快地走过来的轨道上被抛出来了。他一切的生活习惯和规则，以前看来是那么确定的，突然显得虚妄和不适用了。受了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显得很可怜的人，是他的幸福的一个偶然的而且有几分可笑的障碍物，突然被她亲自召来，抬到令人膜拜的高峰，在那高峰上，那丈夫显得并不阴险，并不虚伪，并不可笑，倒是善良、正直和伟大的。弗龙斯基不由得这样感觉。他们扮演的角色突然间互相调换了。弗龙斯基感到了他的崇高和自己的卑劣，他的正直和自己的不正直。他感觉到那丈夫在悲哀中也是宽大的，而他在自己搞的欺骗中却显得卑劣和渺小。但是他在这个受到他无理地蔑视的人面前所感到的自己的卑屈只不过形成了他的悲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现在感到悲痛难言的是，近来他觉得渐渐冷下去了的他安娜的热情，在他知道他永远失去了她的现在，竟变得比以前任何时

候都强烈了，他在她病中完全认清了她，了解了她的心，而且感觉得好像他以前从来不曾爱过她似的。现在，当他开始了解她，而且恰如其分地爱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受了屈辱，永远失去了她，只是在她心中留下了可耻的记忆。最可怕的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手从他的惭愧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那可笑的可耻的态度。他站在卡列宁家的门口台阶上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要叫一辆马车吗，老爷？”看门人问。

“好的，马车。”

过了三个不眠之夜以后回到家里，弗龙斯基没有脱衣服就伏到沙发上，合拢两手，把头枕在手上。他的头昏昏沉沉。想象、记忆和奇奇怪怪的念头异常迅速和明晰地一个接着一个浮上心头：时而是他给病人倒的、溢出汤匙的药水，时而是接生妇的白皙的手，时而是跪在床边地上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古怪的姿势。

“睡吧！忘却吧！”他那么平静而自信地对自己说，就象一个健康的人疲倦了要睡马上就可以睡着似的。的确，在一瞬间，他的头感到昏昏沉沉，而他就开始沉入忘却的深渊了。无意识境界的波浪开始淹没他的脑海，而突然间，好象一阵强烈的电击通过了他的全身。他颤抖得这样厉害，以致他整个身子从沙发的弹簧上弹跳起来，撑住两手，惊惶地跪起来。他的眼睛大睁着，好象他完全没有睡似的。他刚才感到的头脑沉重和四肢无力的感觉突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他仿佛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看见他站在面前，而且看见安娜的涨红了的脸和那含着爱怜和柔情不望着他却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闪烁的眼睛；他又仿佛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手从他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自己那愚蠢而可笑的姿态。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猛然扑到沙发上，闭上眼睛。

“睡吧！睡吧！”他对自己重复说。但是他的眼睛虽然闭上了，他却更鲜明地看见了如他在赛马之前那个难忘的晚上看到的安娜的面孔。

“这一切都完了，再也不会有了，她要把这从她的记忆里抹去了。但是我没有它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他大声地说，无意识地继续重复着这些话。这种重复阻止了拥塞在他脑子中的新的形象和记忆出现。但是这些重复的话却并没有长久地制止住他的想象力的活动。他的最幸福的时刻，接着是他现在的屈辱，又一幕接着一幕地，飞快地在他心头闪过去。“拿开他的手，”安娜的声音说。他移开了手，感到自己脸上的羞愧和愚蠢的表情。

他依旧躺着，极力想要入睡，虽然他感到毫无睡着的希望，而且尽在低低地重复说着由于思绪纷乱偶然说出的言语，竭力想以此来制止新的形象的涌现。他静听着，听到异样的疯狂的低声重复着说：“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

“怎么回事呢？我发疯了吗？”他自言自语。“也许是。人们到底是为什
么发疯？人们是为什自杀的呢？”他自问自答了，于是张开眼睛，他惊异地看到摆在他头旁边的他的嫂嫂瓦里娅手制的绣花靠垫。他触了触靠垫的纓
络，极力去想瓦里娅，去想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是去想任何不相干
的事都是痛苦的。“不，我非睡不行！”他把靠垫移上来，把头紧偎着它，但是
要使眼睛闭上是得费点气力的。他跳起来，又坐下去。“我一切都完了，”他
自言自语。“我该想想怎样办好。我还有什么呢？”他的思想迅速地回顾了
一遍与他对安娜的爱情无关的生活。

“功名心？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社交界？宫廷？”他得不到着落。这一切
在以前是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没有什了，他从沙发上站立起来，脱下上
衣，解开皮带，为的是呼吸得舒畅些，露出了他的长满汗毛的胸脯，在房间
里来回踱着。“人们就是这样发疯的，”他重复说，“人们就是这样自杀的
……为了不受屈辱，”他慢慢地补充说。

他走到门口，关上门，然后眼光凝然不动，咬紧牙关，他走到桌旁拿起
手枪，检查了一下，上了子弹，就沉入深思了。有两分钟光景，他垂着头，
脸上带着苦苦思索的表情，手里拿了手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他在沉思。
“当然，”他对自己说，好象一种合乎逻辑的、连续的、明确的推理使他得出
了确切无疑的结论，实际上这个他所确信的“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他在
最后一个钟头内已兜了几十个来回的想象和回忆的圈子的结果。无非是在回
忆永远失去了的幸福，无非是想到生活前途毫无意义，无非是感到自己遭受
的屈辱。就连这些想象和感情的顺序也都是同样的。

“当然，”他第三次又回到那使人迷惑的回忆和思想的轨道上的时候，这
样重复说，于是把手枪对着他的胸膛的左侧，用整个的手使劲握住它，好象
把手攥紧似的，他扳了枪机。他没有听到枪声，但是他胸部受的猛烈打击把
他打倒了。他想要抓住桌子边，丢掉手枪，他摇晃了一下，坐在地板上，吃
惊地向周围打量。他从地板上仰望着桌子的弯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认不
出自己的房间来了。他的仆人走过客厅的迅速的咯咯响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
来。他努力思索，这才觉察出他是在地板上；看到虎皮毯子和他的手臂上的
血，他才知道他开枪自杀了。

“真笨！没有打中！”他一面说，一面摸索手枪。手枪就在他身旁，但是

他却往远处搜索。还在摸索着，他的身体向相反的方向探过去，没有足够的气力保持平衡，他倒下了，血流了出来。

那个常向相识的人们抱怨自己神经很脆弱的、优雅的、留着颊髭的仆人，看到主人躺在地板上是这样地惊惶失措，他抛下还在流血的主人，就跑去求救去了。一点钟以后，他的嫂嫂瓦里娅来了，靠着她从各方面请来的、而且同时到达的三个医生的帮助，她把受伤的人抬上了床，自己留在那里看护他。

一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这事上所犯的错误——当他准备会见妻子的时候，他忽视了她的悔悟也许是真诚的，他也许会宽恕她而她也许不会死的那种可能性——这个错误在他从莫斯科回来过了两个月，就完完全全地向他显示出来了。但是他所造成的这个错误，不只是由于他忽视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也是由于直到他和濒死的妻子会见那一天，他都不了解自己的心。在他的生病的妻子的床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屈从于一种怜悯之情，这种怜悯之情经常是由于别人的痛苦在他心中引起的，以前他一直羞于有这种感情，把它看成有害的缺点。对于她的怜悯，后悔他曾渴望她死去的心情，而最要紧的是宽恕的快乐，不但立刻使他感到他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感到他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一种精神上的平静。他突然感到成为他的苦恼的泉源的东西，同时也变成他的精神上的快乐的泉源了；而在他非难、责备和憎恨的时候看来是难于解决的事情，在他宽恕和爱的時候，就变成简单明了了。

他宽恕了他的妻子，为了她的痛苦和悔悟而怜悯她。他宽恕了弗龙斯基，而且很可怜他，特别是在他听到他的绝望行动的传闻以后。他也比以前更加爱惜他的儿子了，他现在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但是对于新生的小女孩，他感到的不只是怜爱，而且还怀着一种十分特别的慈爱感情。开始只是由于同情心，他对于这个柔弱的婴儿，这个不是他的孩子的婴儿发生了兴趣，这婴儿在她母亲生病的时候被丢弃不顾，要不是他关心她的话一定会死掉；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出他是多么疼爱她。他每天到育儿室去好几次，而且在那里坐很久，使得那些最初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在他面前都十分习惯了。有时他会在那里连续坐半个钟头，默默地凝视着这睡着的婴孩的橙红色的、长着绒毛的、带有皱纹的小脸，望着她那皱起的额头的动作，那捏着拳头，

揉擦着小眼和鼻梁的胖胖的小手。在这种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怀着一种内心十分平静和谐的感觉，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清楚地看出来不管这种处境在他看来是多么自然，都不允许他长此下去。他感到除了控制住他的心灵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以外，还有左右着他生活的另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甚或更强有力的野蛮力量，而这种力量不给予他他所渴望的那种谦卑的平静。他感到大家都带着疑问的惊异神情望着他，不理解他，而且人们对他还期待着什么。特别是他感到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当由于死亡临近在她心中引起的柔和心情消失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注意到安娜害怕他，和他在一道感到不安，而且不能够正视他。她好象很想对他说什么话，但又打不定主意；而且好象预感到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她对他期待着什么。

二月末尾，安娜新生的女儿，也名叫安娜的小女孩忽然病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早晨到了育儿室，吩咐去请医生以后，就到部里去了。办完了公事，他三点多钟回到家。走到门厅，他看到一个穿着镶金边的制服，戴着熊皮小帽的漂亮的男仆，手里拿着一件雪白的毛皮大衣。

“什么人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问。

“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来了，”男仆回答，而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他好象笑了。

在这整个困难的期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注意到在社交界他所相识的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他和他妻子都表现得特别关心。他看到所有这些相识的人都煞费苦心地去掩饰着他们所感到的幸灾乐祸的喜悦，这就是他在律师的眼里和刚才在这个男仆的眼里所觉察出的那种喜悦。大家都好象喜气洋洋，就象他们刚刚举行过婚礼一样。当他们碰到他的时候，他们带着隐藏不住的快乐询问他妻子的健康。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到来，由于和她有联系的一些回忆，同时也因为不欢喜她，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来是不愉快的，于是他就一直走到育儿室去了。在第一间育儿室，谢廖沙趴在桌上，两腿搁在椅子上，正在愉快地闲扯着，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在安娜病中代替了法国女教师的英国女教师坐在这孩子旁边，正在织一条披肩。她慌忙站了起来，行了礼，拉了拉谢廖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抚了抚他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问他妻子的话，并且问医生关于 baby 说了些什么。

“医生说不要紧，他吩咐给她洗洗澡，大人。”

“可是她还难受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到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这样说。

“我想这是奶妈不行，大人，”英国女人断然地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他问，突然站住了。

“这正象保罗公爵夫人家一样，大人。他们给婴儿吃药，后来才知道婴儿不过是饿了：奶妈没有奶，大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了一下，站了一会之后，他走进隔壁房间。婴儿仰着头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吮吸伸给她的丰满的乳房；而且虽然奶妈和俯向她的另外一个保姆同时在哄她，她还是不停地哭。

“还没有好一点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她很不安静哩，”保姆低声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恐怕奶妈没有奶，”他说。

“我也这样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那么您为什么不说呢？”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还病着……”保姆不满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佣人。在她的简单的话语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好象含着对他的处境的暗示。

婴儿哭得比以前更大声了，她挣扎着，呜咽着。保姆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走到她那里，从奶妈的怀里把她接过来，开始来回走着，摇着她。

“该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穿得很漂亮、样子很健康的奶妈，想到要解雇她很吃惊，暗自嘟哝了句什么，掩上她的丰满的胸脯，因为人家对她的乳量表示怀疑，她轻蔑地微微一笑。在这里微笑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看到了对他的处境的嘲笑。

“可怜的孩子！”保姆哄着婴儿说，仍旧抱着她来回地踱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带着沮丧和苦恼的脸色，望着踱来踱去的保姆。

孩子终于停止哭泣，给放在一张深陷进去的小床里，保姆摩平了小枕头，就离开了她，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起身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近婴儿身旁。他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依然带着沮丧的脸色凝视着婴儿；但是突然一丝牵动了他的头发和额上皮肤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于是他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他在餐室时按了按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恼怒妻子不关心

这个可爱的婴儿，怀着这种恼怒的心情，他不愿意到她那里去，他也不愿意去见贝特西公爵夫人；但是他的妻子也许会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象平常一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勉强着自己向卧室走去。当他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边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不愿意听见的谈话。

“如果不是他要走的话，我可以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但是您的丈夫应当不过问这些事，”贝特西说。

“这倒不是为了我的丈夫；是我自己不愿意这样。不要说了吧！”安娜的兴奋的声音回答。

“是的，但是您不能不愿意向一个为了您曾经自杀的男子告别……”

“这就正是我不愿意的理由。”

带着一种惊惶和负疚的表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住了，本想悄悄地退回去；但是一想到这会有损尊严，他又转回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声音静下来了，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睡衣，坐在一张躺椅上，她的圆圆的头上留着剪短了又长起来的、象浓密的毛刷一般的乌黑的头发。照例，一看见她丈夫，她脸上的生气就立刻消失了；她低着头，不安地望了贝特西一眼。贝特西穿戴得非常时髦，帽子好象灯罩一样高耸在她的头顶上，身穿一件斜条的一端伸向领口，一端伸向裙子的显眼的淡灰色的衣服，坐在安娜旁边，她的高高的扁平的躯体挺得笔直，头垂着。她带着讥讽的微笑迎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噢！”她好象吃惊似地说。“您在家里我真高兴。您什么地方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病了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您。我通通听说了——您是怎样焦急的。是的，您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丈夫哩！”她说，带着含意深长而又亲切的态度，好象她是为了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在授与他一枚宽宏大量的勋章一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鞠了鞠躬，就吻了吻他妻子的手，问她身体如何。

“好一点，我想。”她避开他的目光说。

“但是您的脸色好象还有点发烧的样子，”他说，着重在“发烧”这个字眼上。

“我们话说的太多了，”贝特西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来，但是安娜突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等一等。我要告诉您……不，您。”她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的脖颈和前额涨得通红。“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有任何事情隐

瞒您，”她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扳得指头啾剥作响，垂下了头。

“贝特西刚才告诉我，弗龙斯基伯爵在动身去塔什干以前要到这里来告别。”她没有看她的丈夫，显然不管这在她是多么难堪，她都要急急地把一切说出来。“我说我不能够接待他。”

“您说，我亲爱的，这要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贝特西纠正她的话。

“啊，不，我不能够接待他；那有什么……”她突然停住了，询问似地瞥了瞥她的丈夫（他没有望着她）。“总之，我不愿意……”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上去，想要握住她的手。

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急忙缩回自己的手，不让那只青筋凸起的潮湿的手来握它，但是显然拼命抑制住自己。她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十分感谢您的信赖，但是……”他说，怀着惶惑和苦恼的心情感到，他自己原来可以很容易而明快地解决的事情，他却不能够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面前讨论，在他看来，他是左右他在世人眼中的生活的，而且妨碍他献身于他的爱和宽恕的情感的那种野蛮力量的化身。他突然住了口，望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

“哦，再见，我的亲爱的！”贝特西站起身来说。她吻了吻安娜，就走出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她出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贝特西说，在小客厅里站住了，特别热烈地又一次握了握他的手。“我是局外人，但我是这样爱她，这样尊敬您，我恼昧地向您进一忠告。接待他吧。阿列克谢·弗龙斯基是个很体面的人，而且他快要到塔什干去了。”

“谢谢您的同情和忠告，公爵夫人。但是我的妻子能不能够接见任何人的问题要由她自己决定。”

他照例带着威严的神情扬起眉毛这样说，立刻他又想到不论他说什么话。在他现在这种处境是能够有什么威严的。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从贝特西望着他时所含的那种压制着的、恶意的、讽刺的微笑里看到了这点。

二〇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客厅里送走了贝特西，又回到妻子那里。她躺下了，但是听到他的脚步声，她急忙照她原来的姿势坐起来，惊惶地望

着他。他看到她刚哭过。

“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赖。”他温和地用俄语重复说了他在贝特西面前用法语说过的话，就在她的身边坐下。当他用俄语对她说话的时候，他用了俄语中“你”这个字眼，而这个“你”就使安娜怒不可遏。“对于你的决心，我非常感谢。我也认为弗龙斯基伯爵既然要走了，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到这里来。不过，如果……”

“但是我已经这样说了，为什么还要重复呢？”安娜怀着抑制不住的激怒突然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必要，”她想，“一个人要来向他爱的女人，为了她情愿毁掉自己，而且事实上已经毁掉了他自己，而她没有他也活不下去！一个人要来向这个女人告别，没有什么必要！”她紧闭着嘴唇，垂下她的闪光的眼睛，看着他那青筋凸起的双手，那双手正在慢慢地互相揉搓着。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她稍微冷静了一点补充说。

“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我很高兴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

“看到我的愿望和您的一致，”她急急地替他把话说完，看到他说得这样慢，而她又预先知道他要说的，她激怒了。

“是的，”他承认道，“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干预最难办的家务事真是岂有此理。特别是她……”

“说到人们议论她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安娜连忙说。“我知道她实在很关心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她焦灼地摩弄着她的睡衣的缨络，带着那种难堪的生理上的憎恶感望着他，为了这种感觉，她责备自己，可是她又抑制不住它。她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看见他，免得看了讨厌。

“我刚才吩咐了去请医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非常好，何必给我请医生？”

“不，小的总哭，他们说奶妈的奶不够。”

“为什么当我请求让我喂她奶的时候，你不准我喂？不管怎么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一个婴儿呀，他们会折磨死她呢。”她按铃吩咐把孩子抱给她。“我要求喂她奶，可是不允许我，现在又来责备我了。”

“我没有责备……”

“是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掉！”她呜咽起来了。“原谅我，我又激动了，我不对，”她说，抑制着自己。“但是请走开……”